

肖 关 鸿 著

BAINIANZHUWEN

# 百年追问

肖 关 鸿 著

写作近三十年

发表几百万字作品

出版十几部著作

主编几十套丛书

当过记者、编辑、主编过杂志

现任文汇报副刊主编

兼任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

文新  
名编辑  
名记者丛书

百年追问



迟到的理解

能否跳出这个周期率

孤独者的精神财富

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

没有答案的困惑



文匯出版社

肖 关 鸿 著

# 百年追问

文 新 名 编 辑 名 记 者 丛 书

文匯出版社

## 百年追问

---

作 者 / 肖关鸿

责任编辑 / 何 璟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社 址 /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 200002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 /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字 数 / 150 千

印 张 / 9.75

ISBN7 - 80531 - 892 - 1/G · 501

定 价 / 20.00 元



作者近影

# 自序

这几年，我完成了一个小小的工程，主编了两套书：十八卷本的《二十世纪中国纪实文学文库》和四卷本的《百年中国传记》，两套书共计一千余万字。

我曾经这样写过：

纪实文学是一个民族为自己建造的纪念碑。它真实地记录了民族的盛衰强弱荣辱兴亡。墨写的史册比任何花岗岩建筑更加永久而辉煌。

纪实文学的传统源远流长，几乎与文明史一样悠久。早在公元前后两个世纪，东西方相继出现如《史记》与《希腊罗马名人传》这样的煌煌巨著。但是，中国古典纪实文学主要的样式传记文学的黄金时代并没有持续多久。长期的停滞一直到明清之交才出现转机。本世纪初，纪实文学的另一种主要样式报告文学应运而生，这不仅出于急剧变化的时代的需要，而且还与近代新闻事业和机器印刷术的产生和发展密不可分。

新时代呼唤的新文体取代了与几千年帝制崩溃同时扫荡的旧文体。传记文学的复兴，报告文学的新生，

中西文化交汇的激流注入的生命力，使纪实文学呈现了全新的面貌和空前的繁荣。

现代纪实文学的兴盛是历史的选择。它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命运息息相连。纪实文学成为时代最敏感的神经；同样，时代也为纪实文学提供了最广阔的天地。

二十世纪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这个世纪对当代人与后继者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世纪末临近时，人们从各个领域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对这个将要结束的一百年进行回顾总结。这是一个太大的题目，我们只能从某一方面做点自己的努力。

我选择纪实文学首先因为还没有人做过这样的梳理和总结。这个尝试富有挑战性。另外，纪实文学既是历史的、又是文学的，是文学作品中最为贴近历史贴近现实的一种样式。梳理纪实文学的脉络也是梳理历史与现实的脉络。

收在这本书里的文字就是这次梳理过程中写下的札记。

说梳理其实是个有点狂妄的说法。当这两套书出版之后，我重新翻阅一遍时才突然悟到，这只不过是我和我的合作者很主观的选本，是我们勾勒的一张主观色彩很浓的草图，其实只是我们个人眼中的一部纪实文学史。因为没人做过，权且抛砖引玉。

这些札记是零零星星的思考和断断续续的记录。

因为这些札记谈的是纪实文学，可以不仅谈文学，也谈历史。这历史是文学中的历史，这文学是历史中的文学。

这些札记试图对一百年的纪实文学勾勒一个轮廓，或者提供一条线索，但更多的是提出问题。对文学的提问也是对历史的提问，对历史的质疑也是对文学的质疑。

世纪之交的中国人面对太多的问题，有的问题已经提了一百年，有的问题是前人不曾提出过的。但是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听，提出问题并且执着地追问便是尽了一份责任。其实，知识分子的作用不过如此而已。

# 目录

---

自序 / 1

传记百年 / 1

现代传记的开山者 / 38

西学东渐第一人 / 42

重评盛宣怀 / 46

中华帝国的最后一根辫子 / 50

上海近代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 / 55

从旧式女子到革命志士 / 58

由激扬归宁静 / 61

迟到的理解 / 65

从维新到革命 / 70

盖棺未能论定 / 74

不能不说胡适 / 79

第一部公开的日记体自传 / 83

石破天惊《古史辨》 / 87

新文化运动的分流 / 93

最坦白的忏悔 / 99

前半生与后半生 / 103

一个女兵的自传 / 108

孤独者的精神财富 / 113

副刊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 / 117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 / 121

在监狱中完成的自传 / 126

从《西潮》到《新潮》 / 129

两脚踏中西文化 / 133

汉语言学之父 / 138

最早的文化实业家 / 143

七房桥的世界 / 147

口述历史的历史 / 152

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 / 157

书生外交家 / 161

一个纯粹的文化人 / 164

记者与传记 / 168

张默生的《武训传》 / 173

严师与诤友 / 177

能否跳出这个周期率 / 181

充满乡土气味的自传 / 185

生亦其时，死亦其时 / 189

毕生献给传记文学 / 194

从皇帝到平民 / 198

周作人晚年 / 202

绝对权力的一次演习 / 207

历史转折点的记录 / 211

不应对复杂的人物轻下简单的结论 / 216

独立的学者与悲剧的牺牲者 / 222

讲真话的力量 / 227

文章自有命 / 232

谨言慎行说沧桑 / 237

没有答案的困惑 / 242

原始记录的价值 / 249

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 / 255

受难者的妻子 / 260

寻找张爱玲 / 265

最后的苏青 / 279

刘海粟与徐悲鸿 / 288

微弱而又柔韧的生命力 / 2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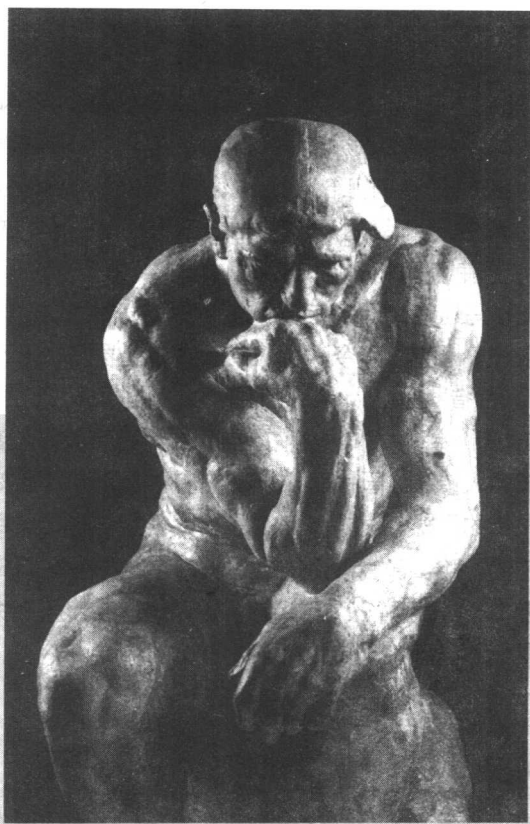
百 年 追 问

# 传记百年

一个大手笔的出现会有许多偶然性，

但一批大手笔的出现一定有必然性，

那就是有适合他们生成的气氛和土地。



**荆**轲刺秦王之后,在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不知出现过多少义无反顾的刺客,演出过多少惊心动魄的悲剧,但没有一个比荆轲给人更深刻的印象。“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名句千古流唱。是司马迁的《史记》赋予了荆轲不朽的历史生命。

比司马迁晚二百多年,西方出现了第一位划时代的传记作家普鲁塔克。至今人们想了解古希腊罗马,仍不能不读他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英国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名剧《裘力斯·凯撒》和《安东尼与克利奥巴特拉》直接取材于这部名人传。法国伟大作家拉伯雷悉心研究并且刻意模仿名人传的风格。德国伟大的乐圣贝多芬也屡次提到深受名人传的影响。普鲁塔克描绘的古希腊罗马人在历史上活了将近二千年,至今没有变为化石,仍然散发着生命力。

我们不能不感叹传记文学的魅力。

传记文学是人类文化史的源头之一。中国传记文学的

源头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

研究家们在我国最早的文化典籍中已经找出萌动的传记意识。而毕生倡导传记文学的胡适则认定《论语》是第一部开山的传记。他说：“它是二千五百年来第一部由当时的白话所写的生动的言行录”，“开传记文学一种新的体裁”。

另一位学问家毛子水同意胡适的说法，“这本书好像把孔子这个人活生生的保存下来了。”毛子水还假设：“我们试想：如果有了孔子这样一个人而没有《论语》这部书，这岂不是我们东方人一个大损失。”

当然，中国文化史是不能这样假设的。如果没有一部《论语》，我们对孔子知道多少？中国文化史可能也因此成另一番面貌。

但是，《论语》的着眼点主要还是孔子的言论，而不是孔子的生活，毕竟只能看作传记的资料，还不是传记本身。因此，说他是传记的雏形似乎更确当。

中国传记文学真正的开山之作当推《史记》。

《史记》开创了以人物纪传替代事件叙述，通过传人纪事来书写历史的方式。司马迁之后，东汉的班固袭用这种“纪传体”，以后历朝历代的正史都袭承此体，一部二十四

史都这样写下来了。用人物传记来记录历史是中国人特有的纪写历史的方式,与西方完全不同。

司马迁奠定了传记文学的地位。魏晋以前,文学和史学是不分家的。所以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是文史并举。

司马迁写《史记》的志向很高,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他真正留传下来的却是他笔下的人物形象。

一部《史记》写了四千多个各色人物,二三百个主要人物,其中几十个人物活灵活现,呼之欲出,脍炙人口。多少元代杂剧、清代戏剧、现代话剧都是从这些人物形象中汲取灵感,借用题材。多少后代是从这些人物形象了解《史记》,认识历史的。

专家评点二十四史,“近不如古”、“每况愈下”。原因很多,主要一条就是“前四史”之后没有几篇成功的传记,没有几个活下来的人物。

二十四史中,除《史记》,比较好的还有《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称为“前四史”。司马迁、班固、陈寿和范晔的年代还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自由度。或者说,他们还能不同程度地避开统治者的干扰独立写作。越到后代,统

治者对修史越看重,控制越严。史书成了官书,也就成了死书,没有一点活力。

司马迁经过李陵之祸,写《史记》,尤如屈原被楚怀王放逐之后写《离骚》,已无意博取统治者的欢心,也就是不愿再作御用文人,而要立“一家之言”。有人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作谤书”,都从反面说明他有着独立的人格,这才使他笔下有神,文字有了悠远的生命力。

班固写《汉书》时赋闲在家,既无官衔,也无官管,写作颇为自由。后来有人控告他私改国史,被捕入狱,弟弟班超为他申冤,汉明帝读了《汉书》初稿,非常赞赏他的才华,任命他为兰台令史,正式命他修《汉书》,他才不得已从“私撰”变为“官撰”。

陈寿写《三国志》也是从“私撰”变成“官撰”的。他年轻时在蜀汉做小官,广为搜集史料,为其后的著述作了多方面的充分准备,这时还属业余爱好和业余写作。他正式撰写三国史是入晋之后,因晋受魏传,他不能不以魏为正统,但他并未对吴蜀有任意的贬抑,表现了史家的独立和公正。

范曄写《后汉书》是在遭贬之后,他恃才傲物,桀骜不驯,不甘礼教的束缚。这种叛逆性格终于得罪权贵而遭贬,此后他悉心写书,四十八岁被杀时还没写完。他笔下爱憎分明,无所隐讳,褒贬不同流俗。《后汉书》纯属私家著述,是个例外。有关东汉的史书很多,范曄的书能流传下来这是个重要的因素。

“前四史”有的是“私撰”，有的从“私撰”变成“官撰”，他们独立思考和独立写作的程度不同。但这样的条件后来者很难得到了。制度的禁锢和思想的束缚扼杀了传记文学的生命。

传记文学古典的黄金时代并没有持续很久。《史记》代表了古典传记的最高成就。以后便是长期的衰微和停滞，直到上世纪末。

因此，中国文学传统中，传记是最薄弱的一环。

在这点上，我国两位研究传记文学最著名的学者胡适和朱东润的观点是一致的。胡适说：“二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朱东润也说：“平心而论，传叙文学在中国文学中实为不甚发达之部门。”

中国文学传统历来以诗为正宗，叙事文学并不发达。汉民族没有产生过自己的史诗，叙事诗中的精品也不多见。而传记文学与叙事文学的发展关系密切。叙事文学，尤其长篇小说的繁荣是明清以后的事。而且，它是在市民说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属于新兴的口语文学，与传统的文人文学是两个系统。传记文学缺少这方面的借鉴和补充。

另外，中国文学在形体方面多简短之作。言简意约，即是上品。诗歌、散文、小说和传记都是如此。这是传统和特